

鬼打墙

GU
DAQIANG

全集

大结局

鬼打墙之
千年妖皮
鬼打墙之
人面蜘蛛
鬼打墙之
莲台鬼祭

◎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◎

冬雪晚晴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鬼打墙

GUI
DAQIANG

冬雪晚晴◎著

全集

大结局

「着越里不朋，我，家避再，是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打墙全集大结局 / 冬雪晚晴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80220-924-4

I. ①鬼… II. ①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1862 号

鬼打墙全集大结局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冬雪晚晴

责任编辑: 史文良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(总编室兼传真)

010-68469781(发行部)

010-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ph1985@126.com

印 刷: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晔

开 本: 970×650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924-4

定 价: 29.80 元



第 一 章	第 二 章	第 三 章	第 四 章	第 五 章	第 六 章	第 七 章	第 八 章	第 九 章	第 十 章
1001	1018	1032	1050	1066	1084	1102	1121	1139	1157

第 十 一 章	第 十 二 章	第 十 三 章	第 十 四 章	尾 声
1178	1197	1212	1234	1251

【第一章】

2008年4月11日的傍晚，落日的晚霞将整个北京城都映得一片通红，我早早地关上在潘家园租来的小铺子，缓步向老张的小吃店走去。老张今天下午特意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有一个外来的大户，有东西要出手，让我过去看看。

所谓的东⻉，说白了就是古董——我在潘家园自然做的是古董生意。潘家园的古董是有名的百假一真，但是若真有好货，我是从来不吝啬钱的。这年头谁是傻瓜？家里有张缺了腿的旧凳子，都得找人看看是不是古董。这两年古董是越来越难收了。

等我到老张家的时候，看到屋子里有一个相貌猥琐的老头，和老张几个要好的朋友。让我惊讶的是，那猥琐老头吐

沫横飞地谈论的话题，居然是摸金倒斗……

我当场就傻了眼，什么时候这种话题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了。一般真正的摸金校尉，都有自己的固定客户，不会有好东西难以出手的顾虑，更不会随意暴露身份。毕竟，挖坟盗墓可不算是个正经行当。

我一边随意地与几个熟识的朋友打招呼，一边打量那个猥琐老头，这老头一口黄牙，俩水泡眼，眼神中透出难得的精明。怎么看他都不像有什么好东西，但碍于老张的面子，我也没有急于询问。

奇怪！这老头怎么这么眼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？

老张忙将我介绍给那猥琐老头，而老头看到我，原本一双不大的水泡眼陡然睁得老大，突然跳了起来，一把紧紧地抱住我，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兄弟，还认识我吗？”

“老骗子……”我终于认出了这个猥琐老头，兴奋地叫了出来。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，而我与这猥琐老头可不单单是“故知”，可以说是生死之交，曾经一同出生入死，经历过一次诡异莫名的事情。

“兄弟，十年了，你都不去 T 市看我？”老骗子激动地叫着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。

T 市——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。我曾经发誓，这辈子都不再去 T 市！只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，而我居然能够与老骗子在 B 市相遇。我问老骗子为什么来 B 市，老骗子说，赵东西有东西要出手，委派他过来的。

说着老骗子深深地叹息了一声：“人老了，有了这次，还

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下一次了……”言罢唏嘘不止。

赵东西——十年前的某个早晨，我碰到的那个颓废潦倒的年轻人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思绪漂浮到十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
1997年，我从T市某大学毕业后，就在当地找了份工作，我学的是民工建专业，当时房地产还是一个新鲜词汇。像我这样没钱没势的大学生，想要找到对口而又待遇不错的工作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有家房地产公司要我，我就很满意了。

我去公司不久，领导就派给我一个任务。到T市城中村出租区进行实地考察，房地产公司准备将来开发这片地，建设商品房。但当地普通的居民很多，更让公司头大的是，那地方有大量的租用居民，想要拆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让我过去收集一下数据。

当天下午，我就从公司领导手中领到一千元的出差费用，乘坐一辆面包车，一路颠簸，到达了目的地。

面包车在城中村入口直接停了下来，这里的建筑有点奇怪，覆盖范围比较大，房屋盖得杂乱无章，彼此之间离得很近，稍大点的车辆都开不进来。许多四通八达的小路环环相扣，住了很多底层老百姓，生活穷困而平静。

找人打听了一下，热心人告诉我，想要租房子，就去城隍庙找廖老头，他是负责人。我向村民打听了一下路，就径自去了。

城隍庙在这个城中村的中央，我穿过一道道小路，也不

知道拐了多少弯，就在我已经转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，村民口中的城隍庙总算出现在我眼前。

这个小庙非常破旧，东南角上塌陷了一块，旁边有用水泥和黄泥混合着修补过的痕迹。两扇大门上的油漆早就被剥落得分辨不出原本的色泽，只剩下木质材料千疮百孔地裸露在阳光底下。

门半掩着，出于礼貌，我还是先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回应。我探着头看了看，里面黑漆漆的一团，隐约看到里面供奉着的神像，一双眼睛正凶神恶煞般地盯着我。

我吓了一跳，一颗心“怦怦”地乱跳，好久才镇定下来，不禁暗骂自己混蛋，堂堂一个大学生，居然被一个泥塑木雕的神像吓着了。想到这里，我鼓足勇气，再次叫了一声——有人吗？

我的声音透过门缝传了进去，城隍庙里面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，只有我的回声四处飘荡着，阴沉沉的，说不出的难听。难道说廖老头不在家？

心中狐疑，我用力地推开已经有点腐朽的木门，随着刺耳的“吱吱”声，木门向两边缓慢地挪移……阳光一下子照了进去。

我的一颗心又不争气地“怦怦”跳了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背一片火热，手心里却满是冷汗，但我还是壮着胆子跨进城隍庙里。

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庙，小得几乎可以被人忽视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两边墙上的彩塑吸引，虽然年代久远，彩塑早就失去了当年的风采，但依然栩栩如生，可见当初的

工匠之工艺精湛。

只可惜彩塑的内容讲的却是地府的十八层地狱,什么拔舌剥皮的,看得我胆战心惊,更有一些鬼差抓着铁链扑住犯人等等,主旨大概是劝人向善,免得死后受苦……

正在我打量着两边彩塑的时候,猛然感觉头顶上一阵寒意直透心扉,不禁打了个寒颤,抬头看向正殿——正殿上供奉的自然还是城隍老爷的彩塑,青面红发,面目狰狞恐怖,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居高临下死死地盯着我,看得我毛骨悚然。

屋里的光线实在太过黯淡,仅仅从半开的门口射入一柱光,照在早就油漆斑驳的彩塑上,反而多了几分阴沉沉的感觉。

我定了定神,四处看了看,这个小庙很明显没有藏身之处,虽然旁边有侧室,门却敞开着,另一边的墙壁都塌了一半。这里真的有人住?

我抬起头来,再次看向那狰狞恐怖的城隍老爷,一张青面分外狰狞,但在头顶上,却是蛛丝缠绕着。小庙的四周墙壁上,也都挂满着大小不一,或完整、或残破的蛛丝八卦图……

猛然,城隍老爷塑像的背后冲出来一道黑影,向我扑了过来,我吓了一跳,“啪”的一声行李掉在地上,我双手本能地护住脸。

几乎就是一瞬间,肩膀上一重,似乎有什么东西爬了上来,我心中大惊——大喊一声,同时就去拍打。

“喵呜……”那玩意借着我的肩膀一用力,重重地蹬了我一下,一道黑影就如同闪电一般射了出去,向前面的一张

“人皮”扑了过去……

我被它大力一蹬，心中本来就寒丝丝的，身体站立不稳，向后倒了过去。再看时，原来是一只黑猫，它的嘴里，叼着某样东西，好像是鸟。

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那是一只纯黑的猫，两只眼睛散发出妖异的绿芒，也正盯着我——借这个机会，我仔细地观察它叼在嘴里的食物，那东西有纯黑的翅膀，落在猫嘴外面的爪子还在微微地抽搐……

蝙蝠？该死的，居然是蝙蝠？

我一瞬间明白过来，这蝙蝠原来躲在城隍老爷的塑像后面，大概是我吓了它，正欲飞出去，却正好被黑猫逮到，黑猫跳起的高度够不着蝙蝠，于是，自然而然地利用我做了“借力”，顺利地逮到了它美味可口的食物。

我大大地松了口气，心中却很奇怪，刚才那蝙蝠飞行的姿势，好生奇怪，怎么看都像一张“人皮”。我被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吓了一跳，突然想起，在传说中，黑猫和蝙蝠，总带着一点点的邪恶与诡异。

这只黑猫的胆子大得吓人，一般来说，只有养熟的猫，才会亲昵地跳到主人身上撒娇，普通的猫，见着生人就躲，可是这只黑猫，明显地并不怕我，虽然它的口中叼着蝙蝠，可是一双妖异的绿瞳，却一直盯着我，好像是领地受到侵扰的守卫者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……这黑猫好像具备着高等智慧。难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？

我一边想着，一边神不守舍地捡起地上的行李包，准备

离开这里，这城隍庙绝对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。

猛然一个转身，我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，连退三四步，差点就退到城隍老爷的塑像前，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个老头……

这老头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而且，就这么站在我的背后？

心再次“怦怦”乱跳，转身打量眼前的老头——强行压下心中的惶恐，怯怯地开口：“老人家好！我是来租房子的。”

这个老头难道就是人说热心的廖老头？佝偻着背，一双眼睛浑浊不堪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像整个皮肉都打着皱褶……如同是压在箱底的陈年衣服。整个人从头到尾，都散发出一种陈腐的气息。

“租房子的？”廖老头问道，声音冰冷，明显带着不欢迎的气息。

我忙点头。

“那你跟我来吧。”说着廖老头向小庙外走去。我松了口气，忙提上行李包，跟了出去。

我禁不住再次回头看了看，那只黑猫早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估计是躲在某个角落里享受它的美味。而在阳光的阴影下，城隍老爷的塑像显得分外恐怖。这塑像后面，究竟有什么呢？

我宁愿那是一场噩梦，梦醒后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殊不知，我在城中村的噩梦，才刚刚开始。

太阳已经西斜，照在廖老头身上，将他的影子拖在地上，拖得老长老长的——使我想到了城隍庙里的那只倒霉的蝙蝠。这模样，好生相似，如同是一张干枯的“人皮”。
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这么诡异的想法？

我四处打量着这周边的建筑，好奇怪啊！所有的房屋都靠得很近，密密麻麻，杂乱无章地挨在一起，偏偏中间又有着狭窄的道路可以通行，四通八达……每每看着似乎已经没有道路了，老头在前面一个拐弯，就转进另一道胡同。

大约十多分钟，他在一栋低矮的小楼前停了下来，伸手推开门。“这里原本住着一个山西人，前两天搬走了，现在正好租给你。两层楼，三百块钱一个月。楼上有床铺，东西都是齐全的，你缺什么东西，自己到村口买吧。”

村口有个小店，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过，油盐酱醋糖、牙刷、毛巾、卫生巾……无所不有，倒是很方便城中村的居民。

廖老头交代完，转身就要走，我忙道：“老人家，房租交给谁？”虽然房租有点贵，但想想也就算了，尤其是我看着廖老头粗布裤子膝盖上钉着老大的一个补丁，我也不好讨价还价，反正我用的是公费……

廖老头古怪地看了看我：“满一个月我会来跟你收房租的，不满一个月你若是要搬走，可以去城隍庙找我，按天数结算。”说着，他就颤颤巍巍地走了。

居然可以先租住后给钱，还不用定金？我对这个贵了点的房租一点意见也没有了。

我打量着自己的新住所，两层小楼，木结构，与现代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，看着门口那扇陈旧的木门，就知道这小楼有年头了。事实上，这附近的房子，都很老旧，密密麻麻的。

老头说这里曾经有人住过，我看不像。地上厚厚的一层灰，小楼下面有厨房，不过老灶塌了一半，显然是不能用的。

甚至那倒塌的土灶上，还长了青苔。一只竹制的碗柜里放着几只粗瓷碗，亦是霉迹斑斑。

我转悠了一圈，有种被骗的感觉——这地方能住人吗？

想了想，还是上楼去看看。我刚要跨上楼梯的时候，突然一个黑影从楼上冲了下来，我被吓得跳了起来。定睛一看，傻眼了，一只肥肥胖胖的灰色大老鼠，正瞪着绿豆小眼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。

不禁暗骂，该死的廖老头，房租贵倒也罢了，好歹给我找个能够住人的地方啊？看样子我以后的一段时间，绝对要与老鼠为伍了。

在老鼠那鼠目寸光的眼中，我大概也算是“庞然大物”了，属于不能招惹的类型，所以，片刻后，它摆了摆尾巴，优哉游哉地跑向墙角了。我亲眼看着它消失在角落里，才敢举步向前。一颗心“怦怦”乱跳，我并不是怕老鼠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竟莫名地慌张起来。

年代久远的木质楼梯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我开始担心这样的楼梯能否承受我的重量？

终于，我平安无事地走到楼上……

楼上的情况比楼下略微好一点点儿，至少勉强还看得过去。东面向阳的一个房间里，有一张用木头板子、青砖支起来的床，上面还铺着一床已经破烂不堪的草席，旁边一个衣橱，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，散发着陈旧的气息。

我将窗户打开，外面正是傍晚时分，秋高气爽，晚霞漫天，艳丽的落日余晖射进古旧的小楼，将楼层里的阴暗祛除不少，我的心情也不禁大好。

这个地方还不错嘛！

墙角处放着一把笤帚，我抓过笤帚，开始大扫除。我可能还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这个城中村不小，收集数据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。

我将床上的破草席卷了起来，猛然一惊——这是什么木板？

像这样简易地用青砖支起来的床，我不是没有见过，很多穷困的地方都采用这种法子。可是，铺床用的床板，一般都是废弃的木门、木板之类的……

而这个……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当即敲了敲，忍不住惊叫出声，这剥落的黑漆，这敲平的钉子，明明就是——棺材板。

不错，我几乎可以断定，这绝对是棺材板。想了想，还是将带来的毯子铺上去了，就算是棺材板又怎样？死人睡得，难道活人反而就睡不得了？

我曾经听人说过，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，将一切土坟乱葬岗什么的全部推平，改成良田。有一些胆子大，又穷得过不下去的人家，就会挖出保存比较完好的棺材，偷偷抬回家去，改制他用，其中就有用棺材木做床板的。

我还听过这么一个故事——一户人家，将平坟时挖出的一具红漆棺木抬回家，并用棺木打了一些家具，其中还做了一只马桶。

不久，这户人家的儿子娶了媳妇。一日，媳妇半夜起来上马桶，由于没有灯，摸黑而行，刚在马桶上坐下来，猛然，有人用力拍打她光滑的屁股，同时在她耳边大骂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为什么把尿撒在我头上……”

媳妇吓得大叫起来，惊起了她的男人。男人追问原因，媳妇说了出来，男人却不信，说媳妇乱说话，哪里有这等事情？一定是媳妇自己疑神疑鬼的。媳妇想想也是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
新婚小夫妻，干柴烈火，大战一场，过后媳妇说要洗洗。男人点起美孚灯，讨好着准备去打热水，女人这个时候还没有穿上衣服，光着屁股躺在床上。

借着美孚灯并不明亮的光——男人清楚地看到，媳妇原本光滑白嫩的屁股上，印着两只乌青的手印……

事实上，这个故事一直被当成黄段子来讲的。不管哪个年代，这样的故事都是比较讨人喜欢的，没有太多的恐怖色彩。

我一边想着，一边将毯子铺好。棺材板又怎么样了，难道半夜还会有女鬼出来强奸我不成？

等我将一切安置好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时分。去城中村头买了点日用品，外加两个大饼，充了两瓶开水，我就径自回到小楼。开门的时候，我看见隔壁一个肥胖的大婶正端着碗吃晚饭，想着将来要成为邻居，我友善地笑了笑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哪知道那位看着和善的胖大婶，如同是见着鬼一样，慌忙回屋，“砰”地一声将大门关上了。

我纳闷得很，回想在城中村小店买东西的时候，店主人好像也是一副不欢迎的样子。难道我长得特别像电视剧里的坏蛋？

回到小楼，倒杯开水，就着大饼对付一顿。心想，明天买

个电饭锅，楼下的土灶是指望不上了。

一天的奔忙与惊吓，让我疲惫不堪，躺在床上，很快就睡着了，并没有因为睡的是棺材板而失眠。

深夜，我被一阵若有若无的歌声惊醒，向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在距离床不到两米的地方，一个红衣影子，飘飘荡荡在上空，背对着我，看背影应该是一个女人……

我想要说话，可是喉咙里好像被堵着什么东西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胸口闷得很，似压着千斤巨石般。

我心中害怕极了，猛然想起，我现在可是躺在棺材板上，该不会得罪了原棺材的主人吧？

不不不……我岂能相信这等怪力乱神的东西？我努力想要自己镇定下来。但是，在我的头顶不到两米的距离，那个红衣的影子就飘在那里。我控制自己不要去看，但又不敢闭上眼睛，唯恐我闭上眼睛，她就向我扑过来。

真是奇怪——屋子里一片漆黑，我居然还能够看得见？

我不敢动，唯恐轻微的动作就会被那红衣影子发现——心中万分惊疑，这红衣影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仅仅只能看到她的上半身？她的下半身呢？她似乎是在梳头吧？一双白嫩嫩的小手抓着一把木质梳子，梳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……嘴里还哼着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，一时之间，我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曲调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身体开始僵硬、麻木，但我还是不敢动，身下的毯子早就被冷汗湿透。

突然，红衣影子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我清楚地看到，那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，长得恬静可爱之极……她似乎也在看着

我，我甚至看到她黑白分明的眸子。

面对着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，我却吓得浑身发抖，牙齿打战……我想要说什么，或者说是询问，或者是呼救，可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想要翻身起来，身子却僵硬如死，一动都动不了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红衣女孩在脸上摸索着，然后她那白净的小手在面皮上揉搓着，然后——她居然将自己整个面皮都揭了下来。原本恬静可爱的模样，刹那间变成一张骷髅，嘴巴裂开，一排白森森的牙齿狰狞恐怖地笑着，向我扑过来……

“啊……”我再也忍不住，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，翻身坐起。

原来是一场梦？我深深地呼了口气，感觉头部隐隐作痛，忙伸手去摸床前日光灯的开关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日光灯明亮的光线刺着我的眼睛，我本能地闭上眼睛，眼前一片恍惚，似乎那个女孩化身的骷髅，还在那儿晃悠。等眼睛适应了房间里的灯光，我长长地松了口气，还好——是一场梦。

房间里还是简陋的摆设，什么都没有变。哪里有什么小女孩的影子，大概是我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。这才想起，我还躺在棺材板上。我爬起来，翻出烟来，点燃狠狠地抽了一口。这个梦……实在太清晰了，感觉就像亲身经历一样，那女孩的模样栩栩如生，似乎就在眼前。

我揉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，吐了口烟雾，自我安慰：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我怕什么？等到我一支烟抽完，看了看手